

◆岁月回眸

罗开富和“半条被子”的故事

陈开国

编者按

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考察调研,首站就来到了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这里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首次将“半条被子”的故事发掘出来。1997年,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陈开国陪同罗开富到邵阳等地考察访问,了解到不少关于罗开富重走长征路以及“半条被子”故事的情况,并促成了《邵阳日报》记者对罗开富的专访。业已退休的陈先生给本报编辑部来信说:“湖南传媒最早报道‘半条被子’的故事,当推贵报。”此文初稿写于2012年,有感于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到沙洲瑶族村调研,陈先生再次对本文进行修改,交本报首发。刊发前稍有增删。

1997年10月19日,我受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选德的指派,以湖南省新闻中心副主任的身份,接待并陪同以经济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同志为首的采访团到衡阳、邵阳等地考察访问。

罗开富的传奇经历

罗开富是个传奇式人物,他是徒步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采访的第一人。我询问他相关情况。他沉思一会,回答说,那是1984年10月初,他向领导提出重走长征路、沿途采访的建议,得到批准。他说,1934年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1984年已过去50年了,新中国也成立30多年了,但红军长征路沿途那些地方经济仍然十分落后,群众仍然十分困难,交通仍然十分不便,大多数地方没有公路,甚至仍然荒无人烟。他初步计算了一下,重走长征路,如果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出发,走同一路线,在同一天到达延安吴起镇,那他得连续走369天,平均每天要走37公里,还得尽力争取每天撰写和发送一篇稿子。他说,沿长征路采访的不是没有,当年美国《纽约时报》一个叫索

◆漫游湘西南

秋登老鹰坡

易立军

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二十四日,湖广总督林则徐巡视湘西,夜宿兰草田的关帝庙,次日,翻越老鹰坡,见到壮观的云海。我曾策划过,待到秋高气爽时,去隆回金石桥追寻先贤的足迹。终于,我们开启了老鹰坡之行。在当地父老的指引下,很快找到关帝庙旧址,可惜已修民宅。顺着水泥公路走,走着走着,石板路不见踪影。今天我们特意来追寻先贤的足迹,如果走公路,可直接从槐花村开车上去。看见一座木房子,还有公鸡在晾翅。前去探路,遇上一位老奶奶。我们问上老鹰坡的石板路在哪?她顺手指了指。“可以过去吗?”“可以。”我们从她的家中穿过,果然发现了那条古道。走了一程,遇上了障碍物,许多砍倒的树木横七竖八地摆放着,跨又跨不过。尽管我们

尔兹伯里的记者就“走”过,但他是乘越野车一路采访的,不少车路不通的地方就没去,这也历时两个多月。还有一个外国记者也走过,却不到半途就放弃了,实际上,他只走了一小段。罗开富不是半途而废的人。他说干就干,从1984年10月16日出发,沿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前行,一路采访,一直走到1985年10月19日才走全部路程,撰写了数百篇通讯和沿途见闻。当时的《邵阳日报》记者肖祥海想采访罗开富,请我适时向罗提出。我这次陪罗开富到衡阳、邵阳考察访问,在衡阳待的时间不长,因为他带的采访团人员尚未汇集。来到邵阳,等采访团人员到齐后,他立马组织了采访活动。一俟采访活动安排妥当,罗开富就接受了几位《邵阳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不仅讲了重走长征路的经过,而且重点讲述了途中两件历险的事。一次是1984年12月20日,当时是冰天雪地,他在贵州黎平县某地悬崖上不慎摔倒,在陪同人员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他拄着拐杖,让人扶着,强忍疼痛到达高洋寨。这时,他的左脚已不能落地,找医生检查,发现腓骨骨折了。当地的侗族同胞用最好的药酒为他敷伤。等伤情稍好一点,他就要赶路。“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就这样被人搀扶着或被人架着行走,一走就是74天。第二次历险是在红原县过日干乔草地。“日干乔”是藏语,意思是大山和草地相连接的地方。走过高山,便是茫茫无际的草地。这里昼夜温差大,杳无人烟。看是茫茫草地,但草地里有陷阱——沼泽地泥潭。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行着,突然驮着电台等物资的牦牛和马陷进泥潭,而且越陷越深。他和一个同伴赶去搭救,结果连人也陷入其中。好在向导和陪同的几位藏族同胞有经验,远远抛出绳子,要他俩不要心急,不要挣扎,双手抓紧绳子。大家拉呀拉,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硬是把人畜都从泥潭中拯救出来。

含泪说起“半条被子”的故事

罗开富说,重走长征路是一次思想的洗礼、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他含泪说起,永远无法忘记一件事——

1934年11月7日,中央红军到达现在的湖南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当时,一位叫徐解秀的大嫂接待了三个女红军。离开时,三位女红军要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送给徐大嫂。徐坚决不收,双方推来推去。一位红军姑娘从背包里摸出一把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将其中的一半丢在徐大嫂的床上后,便转身跑步走了。徐要丈夫把半条被子送回,但没有追上她们。徐的丈夫后来也参加了红军。自此,徐解秀日日盼、月月盼,盼望红军和丈夫归。50年后的这一天,罗开富来到徐解秀家。时年81岁的徐解秀说起旧事,泪流满面。罗开富也听得泪流满面,表示会帮助寻找三位女红军,以后一定来看望她。1991年1月,罗开富来了,带着棉被和慰问品来看望她了,却得知徐解秀已在三天前去世了。罗开富跪在徐解秀墓前,哭着说“我来迟了”,并要把棉被等烧奠在墓前。有人劝他说,徐大娘的后人还穷,棉被就不要烧化了,留给她的后人,徐大娘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罗开富一听,鼻子一酸,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行文至此,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后来获悉,罗开富撰写的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刊发在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对此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15位当年的女红军发表谈话:“我们也想念那些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请罗开富同志在长征沿途向诸位问好,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徐解秀要找的三位女红军姑娘。”然而,很遗憾,三位女红军始终没有找到。邓颖超特意买了一条新棉被,委托罗开富送给徐解秀。1996年春,北京电视台《永恒瞬间》摄制组把“半条红军棉被”的故事搬上荧屏后,一条签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名字的新棉被,被送到徐解秀墓前。被子上写道:“万里长征,成烈烈千秋伟业;一条棉被,寄殷殷两代深情。”徐解秀曾嘱咐后人,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员是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分给你一半的人。徐解秀去世后,罗开富多次前去为其扫墓,看望其后人。徐解秀临终遗言,把她与三位女红军共用过的木盆、火钳、烤火盆等留赠给罗开富,罗一直珍藏着这些物件。

在前面马路的左侧发现有人踩过的痕迹,我们从荆棘中爬上去。“哟,好宽的石板路!”我们惊呼。石板路曲折有致,别具风韵:石板宽阔,平整而均匀,干净而润湿。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有关单位发起“重走长征路”的活动,请人将驿道两边的荆棘柴草清扫过一次。人走其间,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看见鹰嘴岩了,一块巨石兀立峭壁,形似老鹰的嘴,故命名此山为“老鹰坡”。鹰嘴岩上是葳蕤的猕猴桃藤,旁边还有一块醒目的标志:鹰嘴岩。“啊,那里有好多好大的猕猴桃。”楚木尖叫起来。大家下手摘,一下子就是半篮子。还有板栗,打豆腐的“神仙叶”,满满一篮子。又转几个弯,发现一口山泉旁边有“红军泉”的标识,上面还放了一个勺。大家都用勺子尽情享用山泉,甘冽可口。终于抵达顶峰。古道漫漫,西风烈烈。令人欣喜的是,当地的百姓在原德懿亭的废墟上重起炉灶,一座规模宏大的凉亭横空出世,留江山之高韵,添古道之异彩。(易立军,中国屈原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会员)



◆六岭杂谈

教母亲用智能手机

姜民

“你们老妈的老人手机信号不好,打电话听不清,我打算给她换一个智能手机。”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是同一天,我们家里还在节前几天就筹划着给年近八旬的母亲换一个手机。父亲在家庭群一发号召,兄弟姐妹们个个响应。有的说出钱让父亲去买;有的说自己远在外地工作,好久没有回家看望父母,要亲自为母亲购手机尽份孝心。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大哥给母亲购买一个新手机。

“老爸,老妈的微信弄好了吗?”年愈八旬的父亲一进门,正准备将手中的雨伞撑开晾干,我就急忙问父亲。“弄好了。你老妈的手机来电铃声是歌曲《东方红》,我的两个老手机号来电铃声是《浏阳河》和《小白杨》。现在帮她加微信好友就是你的事了。”父亲略显疲倦的脸上掺杂着兴奋的表情。

“老妈的微信已经弄好,有需要添加老妈微信的可以添加。”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新手机,三口两口扒完中饭,就急急忙忙在小家庭群和大家族群里发母亲的微信名片,而母亲也兴奋激动地驼着背在抽屉里翻她的手机袋。以前她的手机是短小精悍的翻盖手机,那个旧的手机袋小了,装不下她的长方形的智能手机。平时她清闲的时候,做了几个手机袋,用玫瑰红、枣红、粉红几种颜色的材料做的。父亲见她一时找不到,就把自己收藏的一个粉红格子手机袋给母亲,但是稍微小了一点。我看到她装零钱的紫色的小布袋子刚刚好,她很尊重我的意见,马上把它洗干净,放在电烤火桌的架子上烤。

陆陆续续有姊妹和表姊妹加母亲的微信,我成了她的微信代理人。我给在全国各地奋斗打拼的表姊妹们拨通了视频电话,母亲开心地跟她们聊天,要她们别光顾着赚钱,还要多注意身体。当我把母亲跟表姊妹聊天的视频发在群里的时候,大哥发了一通长篇大论。

“对!带着妈妈玩手机,她就知道好多新东西了!还可以玩抖音。当心她上瘾啦!她也要当‘低头族’呢!”大哥的第一条微信我还没有看完,紧接着他又发了第二条微信。母亲因四十多年的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越来越多,视力明显降低。为了帮助母亲尽快熟悉智能手机,我决定先从最简单的接打电话和视频电话教起。她这样的视力,打字跟别人聊天是很困难的,只能教她语音聊天了。“这么复杂,我头都懵了。”满头花白头发的母亲蹙着眉头,脸上露出畏难情绪。“不难咧,好简单。”我宽慰着母亲。“手机袋干了吗?你摸摸。”母亲欣喜地从架子上拿下手机袋。“干了。在家里不用装,出门再装。”我跟母亲说。

第二天,我牵挂着母亲的手机微信“作业”。那天上午父亲去买菜没有带手机,结果父亲的手机来电铃声《浏阳河》《小白杨》和母亲的手机来电铃声《东方红》,还有电视机里的曲艺节目同时唱歌,弄得她慌了手脚,忘记了手机怎么接听电话,她一个人在家里都急得要哭了。(姜民,邵东人,任职于娄底市公安局看守所)



富 民 文 明 和 自 公 法 爱 敬 诚 友
强 主 明 谐 由 等 正 治 国 业 信 善

浙江义乌 吉文明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